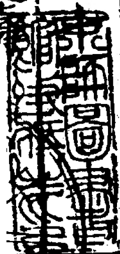
南史

一九

列傳第六十三　　　　南史七十三

李　延壽



孝義上

龔穎　　劉瑜 董陽

賈恩　　郭世通 子原平

嚴世期　　吳逵

潘綜 陳遺 秦綿　　張進之 俞僉 張楚

丘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徐耕　　孫法宗

范叔孫 吳國夫　卜天與 弟天生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妻許 錢延慶 徐元妻許　何子平

崔懷順　王虛之 顧昌衍 江軻 江柔之

吳慶之　蕭叡明 鮮于文宗

蕭矯妻羊 羊緝之女佩任 吳康之妻趙 吳興之母丁 會稽陳氏三女 蔣儁之妻黃 永興概中里王氏女

諸暨屠氏女 吳興乘公濟妻姚 吳郡范法恂妻褚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薛天生 劉懷胤　解叔謙 宗元卿 匡昕 庾震 魯康祚 朱文濟 謝昌寓

韓靈敏　劉渢弟溓　柳叔夜

封延伯　陳玄子　邵榮興　文獻叔　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伯
范道根　譚弘寶　何弘　陽黑頭　王續祖　郝道福

吳達之　蔡曇智　何伯玙　王文殊

樂頤之弟預　沈昇之　江泌

庾道愍族孫沙弥　沙弥子持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貽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衍家而一代之毗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暭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軍遽為其首斯

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
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秉理闇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
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
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
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
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
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
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
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

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宋文帝
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
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
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
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
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
閭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
未葬爲隣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櫬

得免恩及栢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帢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

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
性甚巧每爲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
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
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
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
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
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
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
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

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家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飮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貿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

躬自耕墾每岀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
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
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
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隣里慚愧無復取者宋文帝
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
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賛之賞不能
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
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
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
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檝助之已

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鬭者為吏所録鬭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士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興宗徵還

都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會輿宗萇事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飢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飴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傜役蠲租稅十年

吳逵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

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逵此誠無有懈倦逵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朞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隣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逵時逆取隣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逵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

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戶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煑食輒錄

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
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
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
母喪迯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
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潸泫服訖猶
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
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八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
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
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

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没進之投
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
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
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
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
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
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
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
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

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覺授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爲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盱台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

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
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
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
一旦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嗟神異
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
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與
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
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
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

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戶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爲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爲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澨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

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漬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麏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煑傳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卒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

殯范黄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没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瘞躬䘏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

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
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砌於東堂幾中逆徒擊
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
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
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
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
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閤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
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
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
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内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

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
爲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爲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
同逆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
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
非珍新資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
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
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
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
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

史劉眞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昭
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宋大明二年
父殖在家病士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
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
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絶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
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
殯所須臾便絶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
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

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
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
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
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
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
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先是新蔡徐
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
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
赴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
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吳慶恩殺同郡錢仲期子

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
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
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
行事毋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輙貨市粟麥人
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
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毋
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
鎮軍將軍顧覬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
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

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
嘉三十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
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未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
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
養親不在為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
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
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
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
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
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子平居喪

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

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氷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喪畢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斂給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蠲其三世時又有顧昌衍江柔

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
之天子曰昌衍旣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
署乃以爲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
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斆位至侍
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爲揚
州召爲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爲吏無狀不復肯
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爲吳興太守欲召爲功曹荅曰走素
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犇走歲時若欲見吏
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

及矣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沈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筯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凑吾刀

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喪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鮮
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
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
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
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
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
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
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
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又有晉陵吳
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飢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

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又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又義興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飢餓者鄰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為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為辦冢槨有三調不登者代為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

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
安其室遇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
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煢獨誓
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墓側
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
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
開時人稱爲孝感又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
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紡舍晝採樵夜紡績
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
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

謂是魃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又吳興秉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又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

褚巳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
饑僧遠省飧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
販貼與隣里供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栢兄姊未婚
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兼散騎常
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
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
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
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

元三年有詔蠲表之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
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隣居種桑樹於界
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
侵之係伯輙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
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夐年十
七結客報父仇爲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
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末朴而
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

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劣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獨表門閭卒

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

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爲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爲儒林不就昕字令先廬陵

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
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爲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
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
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
尉昌寓陳郡人也爲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
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
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
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
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湛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湛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湛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湛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溓兄湛憐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湛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湛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溓有識事湛過於同産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湛妹適江祏弟禧與祏兄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爲遥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遥光任當顧託朝野向湛如雲湛忌之求出爲丹楊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

及遥光舉事旦方召渢渢以為宜悉呼佐史渢之徙丹楊
丞也遥光以蕭懿第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為諮議領録
事及召入遥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遥光去
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
顧左右急呼師視脉遥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
出須臾渢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渢曰卿視今夕
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渢俱勸夜攻臺旣
不見納渢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
公滅族矣及遥光敗渢靜坐園舍溓為度支郎亦奔亡遇
渢仍不復肯去渢曰吾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

守同壽荅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茍免今既相逢何忍獨
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徽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
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黄門郎叔夜年十
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遥光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
扶上馬欲與俱亡荅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
自殺

封延伯字仲連勃海人也世爲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
同財爲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
為兖州請為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為豫州
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為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清

靜有高士風儀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榮興文献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

吳逵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椁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逵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

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爲何展禽並爲高士沈顗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僞夫正薄夫厚云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脩謁伯璵卒幼璵末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没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縕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瀹聘爲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

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
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
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
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
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
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
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食唯枯魚菜
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
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英預悲感悶絶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録事參軍隆昌末預謂丹楊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效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説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爲反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栢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媼年可

六七十擔㯹歛葉造市貨之閒預士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䉶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閒終身無復蝨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為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係之以血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自隱卹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教乘

牽車至滁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牽去梁武帝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事泌黃門郎忿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

泣晉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還而
道慜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
不揮淚道慜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
忤顏見道慜託以己板為他物令道慜占之道慜曰此乃甚
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
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
意解道慜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
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
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

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户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没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静咸以為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爲
尚書左戸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爲郡丞
兼掌書翰天嘉初爲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
令史爲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爲臨安令坐杖
殺人免還爲給事黄門侍郎歷鹽官令祕書監知國史事
又爲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持善字書毎屬
辝好爲竒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南史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李　延壽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陶季直

沈崇傃　荀匠

吉翂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脩　張景仁 宛陵女子　衞敬瑜妻王　劉景昕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藺 子貞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暠

張昭 弟乾　王知玄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

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粲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
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
表言其狀曇粲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
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
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又有建
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不與不勝
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
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
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
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

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陶季直丹楊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爲望蔡令以病免時劉彥節袁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彥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

殞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爲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爲彥回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後爲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爲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爲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

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以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絶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

輙之瘞所不避雨雪毋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
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
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
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
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
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僕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
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
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
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義爲

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旣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骸枯顇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毀顇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

難抑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毋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

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玢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齏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玢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玢弗聽曰玢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楊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

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聦曰異哉王尹何量聦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聦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湘州刺史柳忱復召為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楊郡守臧盾楊州中正張仄連名薦聦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聦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

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旌表門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祝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叢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枿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千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也

韋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荆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坐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

無所改梁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爲楊州引爲宣惠參軍兼限内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毁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毁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

户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為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挐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琛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城王整之姉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户有鷰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鷰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

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衞婦之閭又表於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為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為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楊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蕈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嘗

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蓴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與仕魏為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幾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摧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琕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謚曰忠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人也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

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爲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爲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三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藺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爲王府

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
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
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爲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
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蘭還入境
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絶久之水漿
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
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
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
此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

詩從舅王銙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隷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絶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憂毀卒家人賔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暠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尅江陵入長安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享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

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與王叔陵爲揚州
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尋遷府錄事
參軍領丹揚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踈每有宴遊
輙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
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
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
所作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
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
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
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釁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

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荅即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氣絶之後若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閲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般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

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爲
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
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
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
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
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
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
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
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
動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

益謹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
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塡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
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
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絶行路皆爲流涕即
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倶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
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
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
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
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

術梁承聖初為武康令時兵荒飢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招集繦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帝為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

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為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司馬暠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産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暠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絶父每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

息父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顦顇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絶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禪暠以宫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荅之即敕荆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暠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

胥行冒履冰霜手足皸瘃至都遂致攣癈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㨿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鄰里聞之皆為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宣

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苦里為孝家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奬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列傳第六十四　　南史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五　　南史七十五

李　延壽

隱逸上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徽 京產子栖 剡縣小兒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鷄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

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常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録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

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
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
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
去來以遂其志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以自爲
形役兮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
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
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
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
罇引壺觴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牕而寄傲審容膝
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

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
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而相
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
余以春及棹將有事兮西疇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窮
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
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
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
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
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

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
門生二兒轝籃轝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
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
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
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
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
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
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
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
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

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
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
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
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
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事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
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
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
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
言五六月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
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

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佗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頴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愼哉又爲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

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善居喪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荆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輙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

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祿
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下書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
竝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竝不應妻羅
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
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
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爲荆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
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
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
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
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

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受之

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測字敬徽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冝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測荅府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嶷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荅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 詔徵太子舍人

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官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禄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定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悦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

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塤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忻口致勞問測咲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荅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甞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彧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眞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

使陸子眞觀採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畒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

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
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
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
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
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
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
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
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
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
孜不倦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

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兹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

荅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若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閒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

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
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
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
人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劉毅鎮
姑孰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
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
之美因爲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
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
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
眞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祚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

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幷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稱為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製五部顒製十五部顒又製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

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銜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
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
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
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
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
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
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
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徵並不就衡陽王義季
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
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

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黄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逃

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
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
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遠避徵聘遁
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
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
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揔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
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
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

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
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
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
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
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
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
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
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

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笨車
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
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覔
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
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荅書曰頓首
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
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
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
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
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

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若爲業以樵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

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五三
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
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酣
對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
緜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顗以卧具覆之
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顗曰緜定奇溫因流涕
悲慟顗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東陽州發
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
趣爲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
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

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

十餘年時有閒日輒卜論文義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
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
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
秋齊高帝爲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
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絶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
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
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
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
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
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

日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宦已足豈可利士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袄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敕爲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

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
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覩先
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
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
然向風子胡不贄緝熈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
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
籊河水浟浟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
是攸然鼓棹而去緬字伯緒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
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逷征

虜參軍伯玉亦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爲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爲吴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

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巳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竝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黄雀賦而歸雀食稲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
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吴興東遷
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顗之
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焉年二十
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
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
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
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戸山
鳥集其掌取食好黄老通解隂陽書為數術多効驗初
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

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
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死
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
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
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
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
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
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
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效表陳讜言優詔
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

博士同郡顧顥爲散騎侍郎顥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
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
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揔而言之其失則同
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
辰緯而意斷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
屈所以四本竝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
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
常侍朱廣之竝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也
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也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家教
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

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

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絶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絶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

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
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
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
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
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
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
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
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傅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
傅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
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

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畧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遶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

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

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
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
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又若觀風
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
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
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
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
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
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
之揔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

成真眞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
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之士
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
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
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竝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爲
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
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
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
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
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

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旣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絶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修修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

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
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
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
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
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鷃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
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
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
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
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
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

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産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京産少恬靜閉意榮官頗涉文義專脩黃老會稽孔顗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款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曅為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為曅

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產請瓛至山舍
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顒
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
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
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
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
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
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
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

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揔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昏冠

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絶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徹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絶初徹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絶而死鄉隣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列傳第六十五

南史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六　　南史七十六

隱逸下

臧榮緒　吳苞（趙僧巖　孔嗣之）　蔡薈　徐伯珍（樓幼瑜）

沈麟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釋寶誌）

諸葛璩　劉慧斐（兄慧鏡　慧鏡子曇淨）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録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

爲楊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彦回啓
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秘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
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
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
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永明六年
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
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
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彦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
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

始安王遥光及江祏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
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
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爲人
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
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棲遲山谷常以
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
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
爲知命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
斆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
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

高帝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錢
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
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若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瀑出
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
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
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
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
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
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嘗旱伯珍

筵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趍而避之早喪妻
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
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
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
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
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
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
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
同郡婁幼瑜字季玄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爲臨川王映
所賞異著禮捃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荅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

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驎士
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驎士嘗苦無書
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
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荅曰魚
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
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絶世太守孔山
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
驎士未嘗荅也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
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
門教授居成市驎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

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吳興因古墓爲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求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求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

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註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絶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唅珠以米槖衫先着褌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旐成服後即葬

作冢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輀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盃子彝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

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
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
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
户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緜
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
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
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
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
以爨僮妾竊鄰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
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

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
人甚遠其為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
刺歛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
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
其年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
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釆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
詔公卿舉士秘書監傅照上䟽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
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
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
盛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

邪初謝朏及伏暅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
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
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
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
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
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
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
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
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
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

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
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
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録為中篇挂冠人世栖
心塵表為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録
研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
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人使麏麚可縶何
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
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
行東為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讖緯孝緒
兼有其書或勸藏之荅曰昔劉德重淮南秘要適為更生

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荅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避近所逢豈關始願劉歊嘗以米饋之孝緒不納歊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文在東宫降恩厚贈

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恊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録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覧其書曰昔嵇康所賛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輙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絜録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絶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

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襡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質勝瓊瑶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内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為鄧文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

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琴棊工草隷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禄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

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徵虜亭供帳甚盛車
馬塡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
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
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
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
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
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夏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
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
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

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
景爲人貟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
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
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
射晩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
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
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
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歴以筭推知漢熹
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
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歴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

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
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
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
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
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
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
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
得神符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
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
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

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
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
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
欲斅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
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
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
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
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
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
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

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
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献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献
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實無疾自知應逝逆
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
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
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靺
冠巾法服左肘録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
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
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燈
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嘿不倫

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趍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𠴲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轝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荅直解杖頭左索繩

擲輿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汙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荅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爲誌公好爲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緜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也

諸葛璩字幼玟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壼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璩勵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曒集而録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傳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

禓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絶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淨又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飡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絶聲哀慼行路未朞而卒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吴郡錢塘人也祖悦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

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盗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盗者爲誰荅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盗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盗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遥光爲楊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遥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楊州刺史臨川王宏辟

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脩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篋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詵云唯恐損竹乗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鄰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

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陁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在荆州爲中錄事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

曰荆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監父希並别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中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脩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爲别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

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屨手執并閭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臥於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眾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氣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畧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

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荅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荊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誡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歛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

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
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
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
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
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
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
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
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
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

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鸜一雙巢前庭樹馴狎櫚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

年卒撰道覺論行於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東都夫何難之有